

■工会岁月

除夕忆坦桑

□韩晓岗 文/图

除夕上午，我倚在东三环过街桥上，远眺南来北往的车流；汽车间像放大的省略号，不像平日里那车流彩带般川流不息、熙熙攘攘。一年365天，偌大的北京，似乎只有今天最安静。

我把视角转向西南，高高的楼房遮挡了视线，但我的心已越过浩瀚的印度洋，到达了坦桑尼亚，回忆起在坦桑除夕前的往事。

2012年春节前我被派往北京建工坦桑尼亚分公司。飞机在迪拜转机后抵达达累斯萨拉姆。出机场时，蓝天白云好像神笔勾画般令人心旷神怡。

清风爽朗，高大的椰子树、宽阔的芭蕉叶轻轻随风摆动。更有那满目黑人，黝黑发亮的肤色，大红大绿大花的服装在眼前穿来飘去。坦桑给远道而来的我留下开门红的印象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时差还没倒过来就跟经理去往达市机场。只有12座儿的小飞机用了25分钟把我们送达桑给巴尔岛屿。俯瞰那镜面似的蓝色海面，岛上满目翠绿并隐约露出穆斯林清真寺红尖顶。下飞机感受到微风像流苏般



拂面，丁香花的清香扑鼻而来。

慰问了当地的项目部，大年二十八我们返回达市。过年的红色灯笼已经悬挂在绿色房檐下、金色的对联贴在了廊柱上。

春晚节目即使在万里之遥的坦桑也是令人瞩目的。坦桑尼亚和北京时间有五个时区差，我们特意在下午收看春晚实播，电视拉近了我们和祖国的距离，屋外烈日当头，屋内春晚节目演出正酣。颇有白日看春晚，万里一家亲的感觉。

除夕之夜，当我们把三大张圆桌搭在腰杆粗的大柚树下，茂密的树叶像巨大的华盖覆盖在圆桌上方，红灯笼在夜幕下更显熠熠发光。四川大厨小王甩开膀子烹烟炸炒，红闪闪的炉火、汗涔涔的面庞生成了一盘盘鸡鸭鱼

肉。猜谜扯紧了职工的脑神经，抽奖活动绷紧了大家的心弦。江苏工长姜从高酒瓶拍头的硬气功让大家赞叹。62岁的苏长江熟练地拉起小提琴，为三位黑人女工用汉语合唱《茉莉花》伴奏。程巧编写的工作回顾和展望的“三句半”，被四名身穿坦桑服装的中国工长表演得诙谐风趣，让大家捧腹大笑，忍俊不禁。

夜深了，放焰火成了活动的主会场。炮竹钻入黑幕中的爆响让人引颈翘首，手中挥洒的小花在咝咝声中映红了脸庞……

现在，我回想着坦桑分公司职工在除夕夜的笑靥、那看春晚的笑声、聚餐碰杯的脆声，内心感慨又温暖……收回那无尽的思绪，我走下过街桥，心中生成一个祝福：除夕快乐，共祝佳节。

■家庭相册



他们仨

□雷小军 文/图

大年初五是大姑生日。我们都来给她老人家拜年和祝寿。几家老老小小聚在一起，好不热闹。

侄女一见我，就喜欢踮着脚跟我比身高。嫂子说：“你们啊，都不高！”我望望一旁坐着的大姑：“嗯，怪咱大姑，没长高些。”老人家耳朵竟极灵敏，闻言声音爽朗：“谁说俺低？年轻时候，俺高着哩！”众人笑倒。

我实不知年轻时的大姑有多高，但我知道年轻时的大姑有多么能干。大姑家住在半山坡，家里没有水井，需要去几百米外小河边的水井里挑水吃。幼时的我时常住大姑家，也常尾随大姑来河边挑水，倒不说路面坎坷路途多远，仅那个大上坡就让我气喘吁吁，跟不上大姑的步伐。

从大姑家到我家，要翻过两座山，趟过三条河。那时我们家里穷，大姑还常背着粮食送到我家。而且不忘从口袋里抠出几个糖果，送给嘴馋的我们。每次大姑返回，都要偷偷跑，我们兄妹

几个都爱撵着她，要去她家住。待到发现大姑已经回了，不免要难过一阵甚至大哭一场。

而今大姑老了，还不及我肩膀高，那些往事，仍历历在目。

我读小学一年级时，父亲和大哥一起商量着学做豆腐。经过漫长的尝试过程，我家做的第一块豆腐成功了。因为用黑豆做的，豆腐的颜色都是黑的，但香味很浓。还没舍得吃，父亲就让大哥提了个篮子，给大姑家送去大半个，让他们尝尝鲜……

大年初六，我们又带上老父亲和大姑，一起去看望住在深山里的二姑。说起来她们姐妹俩都算是苦命人，小时候闹饥荒，都是童养媳送出去的。姐妹俩隔湖相望，默默地开始耕耘自己的一生。年幼的父亲随爷爷移民时，一副挑筐一头是父亲，一头便是所有的家当。

据说，二姑父算是能耐人，可惜走得早。二姑一个人把几个孩子拉扯大，娶媳妇，盖房子。

日子艰难自不必说，但和大姑一样乐观，洗澡时还撵着表嫂叫美人儿。后来二姑突发脑血栓，在医院治疗期间，数日米面不进，父亲和我去看她时，一句话没说，眼泪迸出，接着便是惊天动地的大哭。这一哭，几乎持续了近一个小时，谁也劝不住，父亲也泪湿眼眶。说也奇怪，那次以后，二姑竟又开始吃饭了，身体

慢慢恢复，之后的日子，虽走路有了不便，但总算是基本能够自理。而且她极要强，能自己做的，坚决不让儿女们代劳。

以前去二姑家更艰难，路不通车不达，翻山越岭跨河爬坡，所以见到二姑时那双手总拉得格外紧。二姑也不太经常回我家，至今记得母亲去世时，二姑赶进家门，痛哭出声，那一句“亲呐——”让我肝肠寸断。

大家围在一起吃午饭。他们姐弟仨，还有他们的儿子儿媳女儿孙子女重孙……热闹自不必说，二姑那里却是安静的，因为她不能说。连平时说话从不拘束声音特大的大姑也没了音儿，只是不动声色地，夹上一块红烧肉，用馒头就着，放到二姑的嘴边。一生倔强的二姑竟没有推辞，张开嘴就吃下了。她们安静地重复着这个动作，全然不顾满桌的欢声笑语。

饭后，大家提议给他们仨合影。三位老人配合着孩子们，并排坐在一起，大姑在中间，二姑和父亲坐在两旁，大姑拉着他俩的手，那份温暖的自然，不落痕迹。我按下快门，留下了这张合影。

岁月经年。他们的皱纹里写满了时光的味道，所谓兄弟姐妹一场，不过是瞬间的牵手相伴和一生的相互牵念。

这一年，大姑82岁，二姑78岁，父亲74岁。

■图片故事

放不下的电话

□王东文/图



“她爸，我多包点猪肉芹菜的，婉微喜欢吃，初一给她多煮点。”“恩，也不知道婉微今晚吃饺子没有，给她打个电话吧。”“别打了，她工作时一般不看手机。”

“105号坐席为您服务。喂，您好，这里是北京市城市照明监控指挥中心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。”赵婉微又重复了一遍。

“婉微……我是爷爷。”电话那头传来了熟悉的声音。“爷爷……？！”赵婉微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哽咽地说不出话。

“婉微，爷爷担心打你手机你不方便接，就打了这个电话，你吃过饺子了吗？什么时候回来啊？”

“爷爷……我值完班就回去，您和家人好好过年。我吃过饺子了，单位准备的晚饭可丰富了，你们放心吧。”赵婉微尽量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她怕家人担心，但眼泪还是不由分说地掉在了电话上。

虽然她很想念家人，她多么希望在这除夕晚上能吃上爸爸妈妈包的饺子。可和爷爷没说几句，她就赶快挂掉了电话。赵婉微明白，在责任面前，在市民面前，她必须放下手中的“电话”。

一位90后女孩，放下除夕夜与家人的团聚，挂掉手中亲人打来的电话，接起了一个又一个市民打来的报修电话，放不下的是“电话”，更是不能放下的责任。

一条狗的生存哲学

□龚德位 文/图



记得小时候，我们寨子里每家每户都会养狗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防贼。

那时家家户户都会养很多家禽和家畜，有的是为了补贴家用，而有的则是一家人人口粮的希望和保障。养牛是必不可少的，种地就得靠它；养猪也是必不可少的，吃油就得靠它。所以那个年代，牛和猪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，于是狗的职责就显得尤为重要——看家护院。

我们家也养了一条狗。它每天总是在院墙内外踱步，累了就在狗窝里吐吐舌头，抑或眯上双眼打一会儿盹儿，总是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。由于当时粮食紧缺，它每天的狗粮是有一顿无一顿，所以有时还得出去“跑山”，自己找点儿吃的。可它从未有过什么“怨言”，每天晚上都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，只要屋外有什么响动，它总是第一时间响应，然后寨子里的狗就会一起狂吠，那会儿寨子里很少有贼的光临，有很大一部分功劳都得记在这条狗的身上。

有时如果实在是饿得慌，它会在猪圈里石槽的边缘、底部舔食一些猪吃了残留的米粒和糠末儿，有时母亲一瓢水倒进去，它会把一槽泔水舔得“吧吧”直响，其音乐感是美不胜收。

在猪进食之前，母亲是决不允许让它抢食的，它总是静静地依偎在母亲的身旁等待母亲发出指令。到了后来，母亲的脚步声、舀猪食的声响，甚至连母亲的一声咳嗽它都心领神会，什么时候该动，什么时候该静静地等待它都了如指掌，所以全家人都非常喜欢这条忠实听话的狗。

可天有不测风云，这条狗在一次“跑山”的行动中被别人打折了一条腿，一直不见好。父亲和母亲商量后决定从寨子里抱来一条小狗，于是家里就有了一条大狗，一条小狗。

小狗没用多久的时间就熟悉了环境，但慢慢地开始不知道天高地厚，总去抢猪食。母亲此时总会严加训斥，可它依旧“恶习不改”，照抢不误。只有大狗仍旧是不急不躁，静静地等待母亲的指令。

时间一长，父亲和母亲再次商量，决定将小狗送给一户亲戚家养，留下折了一条腿的大狗，让它继续担负起看家护院的重任。这条狗一直在我家生活了好多年，深得全家人的信赖。

后来的一天，母亲发现它不见了，我们全家四处寻找，可找遍了寨子的每一个角落也没找到。母亲非常悲伤，淡淡地说道：“这条狗真不容易啊！”